

南湖头条

林平

原野上的母亲

我一直不知道该怎样去写我的母亲，在我从乡下老家归来的这些日子里。

穿一身蓝黑色的衣服，扣子扣得十分整齐，灰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松树皮般的脸上浮现着似有似无的笑容，眼睛蒙了一层雾气，使得她的目光有些浑浊。

这是暑期站在我面前的母亲，63岁的母亲。

那天正下着大雨，母亲天没亮就起床了，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土路赶到乡街上，坐上长途汽车，在城里人刚刚上班的时候，来到了我在城里的家，来接我的女儿、她的孙女回家住一段时间。我居的城市虽然离老家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由于道路不畅，我不常回去，半年没有见到母亲了。这次相见，我突然发现，母亲似乎是在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我的心紧缩着，默默地凝望着她，说不出话来。

我的心从来没有这样震撼过。

儿子对生养自己的母亲，该说什么话？如何说话？我至今仍懵懂

无知。

我只知道，我在内心里深爱着我的母亲，可是一见到母亲，满心的话语却无从说起，甚至连一句动听的话都说不出口。

我只能在母亲的背后，悄悄地、默默地说：母亲，我爱您！

国庆假期，由于三伯去世，我回了趟乡下老家，又见到了我的母亲。母亲浑浊的目光总是有意无意地笼罩着我，那目光中有一种令人心颤的东西。我已经不再年轻了，可在母亲眼里，我依然是她年幼的孩子，依然是她的希望和骄傲。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人群中是那么微不足道，在城市里是那么轻若尘埃。只有我的母亲，把我看得重过世间所有的高山。

长年累月，母亲都是操劳的。二弟夫妇和小弟常年在外出打工，母亲独自在家照顾着二弟的两个孩子。她是个闲不住的人，一有时间，就要找个事做。门前的人家于几年前搬走了，留下了一块空地，母亲觉得荒废了可惜，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菜园，一年四季绿色不断。那

天早晨，我随母亲走进菜园，满眼都是韭菜、辣椒、丝瓜、玉瓜、小白菜，那些翠绿，那些黄花，令人流连忘返。她要我返城时带一些玉瓜回去，我说不带，玉瓜可以买到的；她让我带韭菜回去，我说不带，这么远的路程，一把韭菜值几个钱；她让我带大米回去，我说不带，大米太沉，坐车不方便。说了半天，我才答应带一些花生和白玉回去，花生和白玉都是母亲亲手栽种的，也是母亲亲手从地下挖出的。

那天，天气发疯般的热。下午，我扛着铁锹，跟着镰刀的母亲一起去了西畈，挖白玉。垄上土质坚硬，我手握铁锹，脚踩铁锹，很难挖下去。母亲硬是把铁锹抢了过去，说是担心我把皮鞋踩坏了。她一边挖着坚硬的土，一边说，白玉是黄心的，很甜，搁段时间，让它发发汗，吃起来更甜。由于天气干旱，土里的白玉结得很小，犹如缺乏营养的孩子，瘦小、孱弱。

恰如我的原野上的故乡。母亲的手掌上沾满了灰土和白玉冒出的白浆，无意间去抹脸上



的汗水，满脸都成了乌黑的印记。母亲只是随口笑笑，说是回家后洗一洗。

我对母亲说不出更多的话，只用随身携带的数码相机，拍下了一些母亲挖白玉的照片，还有阳光下摇曳的芦苇。

——母亲，不就是原野上一棵普通的芦苇吗？阳光下抹汗的芦苇，清风中飘摇的芦苇……

晚上，我和母亲坐在房顶上，聊着生活中的琐事，乡下的琐事，邻里亲戚的琐事；聊着远在宁波的姐姐，珠海的二弟，广州的小弟，以及小弟将来的亲事。母亲的话语很轻，一副轻描淡写的口吻，只有我知道，母亲对她的儿女是多么操心

和牵挂。夜风渐凉，乌云遮住了漫天的星星，两岁的孙子躺在母亲怀里早已睡熟，我们才回房休息。

回到城里，总想写一些关于母亲的文字，却总是落不了笔。我担心我轻率的文字写不出母亲，我担心我苍白的文字状不出母亲，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描绘我的母亲。在这个突然变冷的日子里，我又想起了远在乡下的母亲——

母亲，您是在门前的菜园中摘玉瓜，还是在西畈的地里挖白玉呢？抑或，伫立门前的池塘边，张望您的天南地北的4个儿女？

我仿佛看见深秋的风刮起您的满头白发，犹如西畈里飘曳的一丛花白的芦苇……

尘世写真

放下，就会快乐

张礼

总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电脑旁，放下心里所有的烦忧，让脑海里的思绪随意飘散。静谧的夜晚，小虫窸窣的声音，轻易就飘到耳朵里，这时就想静一静，歇一歇，让心化作一条蚯蚓，让身心慢慢地蠕动。

一个人在乎得太多，肯定活得很累，懂得放下的人，才能活得轻松快乐。佛说“放下，就会自在”，就是这个意思。

寻找幸福的人，以为人生最大的幸福

就在山顶，于是气喘吁吁、穷尽一生去攀登。走上峡谷，走过山风，却发现，最终还是登不到顶，看不到头。幸福这座山，原本就没有顶、没有头。贫穷的人以为有了钱就可以得到幸福，有了登山一样穷尽一生追求金钱与享受，结果烦恼反而增多，不幸福的仍然难得幸福。

活得糊涂的人，容易幸福；活得清醒的人，容易烦恼。清醒的人看问题太真切，爱较真儿，患得患失，容易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就烦恼遍地。糊涂的人，不太喜欢计较，大智若愚，反而懂得放下身上的包袱。其实，人生的烦恼是自找的。不是烦恼离不开你，而是你撇不下它。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懂得放下身上的包袱，我们就可以活

得自在洒脱。放下不是放弃，而是为了更好地拥有。敢于放下不必要的牵绊，就会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不要为别人的想法而改变自己的思路，不要为了别人的看法而盲目地让自己服从，不要回头望，后面其实什么都没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与物，都会有从盛到衰的过程，诸多往事都将成为过眼云烟。其实一个人的快乐不是他拥有得太多，简单些反而更快乐。有句名言是这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很多时候，我们紧紧握住的双手，以为把想要的都抓住了，其实，手心里紧紧握住的不过是更深的伤害。倒不如放开双手，就在你放开时，也许，温暖的阳光就在你手中。

往事如烟

解脱

冯德平

一次去乡下吃饭，我骑着车子在一条绿荫覆盖的水泥道上慢慢行驶，温暖的阳光照在脸上，轻柔的风从发梢吹过，耳机里响起经典老歌《怒放的生命》。琴弦拨动着心弦，歌声像溪水从身体流过，那样澄澈那样动情，整个人如同在浪漫温婉的诗行里自由飞翔。

我徜徉在幸福里。

行到一个拐弯处，邂逅一位农夫，他衣着陈旧褶皱，身上青稞和汗水杂合的味道还未散尽。和他迎面走过，我不知道他的年龄，却能明显感觉他的苍老。因为驼背，又弯着腰，他看上去不足一米高，其实即便他直立也不过一米三。他目光平和地直视地面，脚步不快，但坚实有力。肩上拉着一辆架子车，车子很旧，空的。仅凭他的外貌和车身的斑驳痕迹，足可以大胆想象他和车子一起走过的岁月。我们无法猜测他一生所经历的平坦抑或坎坷，安适抑或苦累，成功抑或失败，但他那背弯的腰身一定撑起了某个时代或者精神的天空。

此时，我忽然觉得自己站在了对生命姿态、幸福生活的认知的拐点。

在这之前，我总以为人的一生从幼年到成年，再到恋爱结婚，历经快乐与痛苦，品味幸福与忧伤，一切只是对这个世界的自然反应，就像水冲下高山，淌过原野，融入海洋，一切顺其自然，总会有彼岸。至于生活的意义何在？判断幸福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些人们一直追问的、看似浅显又很深刻的话题，我从未认真思考过。

那天，农夫黝黑的皮肤、粗糙的手、深深的皱纹、背弯的腰，以最普通最真实的表象从更深层面告诉我准确的答案。其实，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在行进中承担和付出的过程。我们身体发肤授之于父母，有责任和义务承受自然、社会加之于生命成长过程的各种考验，关键时刻我们还必须冲破重重险阻，让生命更健康持久，让生活更充实幸福，以彰显生命的原本内涵。基于这样的思考和认识，幸福其实就是人与社会的一种生理和心理上的感性和理性的体验。譬如，静静看着儿子甜蜜酣睡，注视父母沧桑的面庞是幸福；曾经带领学生一起唱歌、爬山，拭去他们脸上伤心的眼泪是幸福；欣赏春花烂漫，感受夏日清凉是幸福；品位秋之厚重，聆听冬雪纷飞是幸福……因此，幸福就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满足，是一种顿悟。

那天与这位农夫邂逅，对我而言便是幸福。

独自歌唱

故园

王明洪

记得老家屋后有一株皮树，皮树很大枝繁叶茂，亭亭如盖。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树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我母亲常对我说：“还记得么？你小时候功课抓得紧，常常搬个小板凳独自在树下用功，别人找你玩，也不去。真是死脑筋！不读书就吃不上饭了吗？”母亲常指着我对来我家的客人们抱怨道：“别人养儿如养宝，我养儿如养草。我的老儿子是一个做大事的人，将来做了先生，出了远门。我若有个三长两短，他八竿子也够不着，想喝碗凉水都没人端。哎！上辈子做的孽呀！”母亲每每说到这里都要不住地摇头，满脸的皱纹缩成一团，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我对母亲的大惊小怪总是嗤之以鼻，岂能落到那步田地？纯属杞人忧天。

我母亲又说：“还能想起你外公么？7个孩子中你外公最疼你，逢人便夸他小外孙乖……”话没说完，母亲便哽咽了，我也潸然泪下。

儿时的记忆里，外公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胖老头，他曾无数次把我顶在头上。每年三月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外公总会带我去放风筝，我骑在外公的头顶上。呼啸而过的山风将风筝稳稳地送上蓝天。我玩得惬意极了，全然没有感觉到外公早已累得气喘吁吁。

今年的阳春三月，风筝满天。儿时的风



筝还在，只是带我放风筝的外公已移居黄泉，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外公走时，我不在家，赶回来时，外公已入土为安。江淮一带梅雨季节本该是烟雨霏霏，可是那几日艳阳高照，晴空万里。而我站在外公的新坟前泪如雨下。生离死别的界限是一道任何人都不可逾越的鸿沟，又如一道浅浅的海峡，亲人的远逝无端地在我心头平添了些许不散的阴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想来人世间的苦楚也大抵如此吧！

一个人在外待久了是时常想家的，这期间回了很多趟家，不过每次都是在梦里，梦醒时分不免悲伤凄凉。今年的三月我是

该回趟老家了吧，去看看静卧寒山的老屋，去给外公的坟上添把新土。

那些渐行渐远的往事如阵阵清风抚平了我心中层层波澜，以至于我每次深夜醒来，看着窗外如水的月华都会感动不已。家，给了我温存的清辉；家，给了我祥和的安宁；家，给了我避难的港湾。家，还在，思想上还会有所依托和牵挂；家，不在，物质上再富有，精神上也只是一片荒凉的杂草。生命中有太多不需言语的时刻，而此时此刻我忠心地祝愿在我生命中昙花一现并温暖过我的的人和事，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快乐。故园如诗，如梦，是一株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